

朱威 著

难逃

THE DEAD END

因果循环，如影随形。今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上海三联书店

难逃

THE DEAD END

朱威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逃/朱威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 3

ISBN 978-7-5426-4483-1

I. ①难…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7035 号

难 逃

著 者 / 朱 威

责任编辑 / 冯 静

装帧设计 / 汪要军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160 千字

印 张 / 7.6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483-1 / 1 • 795

定 价 / 2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序

这是一个被生命充实着的世界，而生命与生命之间都有着神奇的关联。你永远无法确定某个生命会在自己的生命中起到什么作用，造成什么影响。

每一个人都会有内在的邪恶，那是在欲望的促使下萌生出的黑暗力量。人心的邪恶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主观的、客观的欲望滋润，沐浴在随之而来的悲观里，并成长出可怕的果实。

你真的能确定从来都没有某些邪恶的念头在你的脑海中诞生吗？

人生的错步不在于某个精密的策划以失败告终，而是在一切开始的时候你就无视这种邪恶，并随其在你的脑海里肆意地生长，在你的生活中逐渐地体现。

任何惩罚的发生都不是一种意外，潜滋暗长的东

西不仅仅是邪恶那么简单，还有那伴随着你越陷越深而按耐不住的难逃结局。

而在走向这种结局的路上，你会不知不觉地结识一些队友，你和这些队友会不知不觉地组成一个目的相同的团队。这难逃的结局将会是你们为了隐藏罪恶而呕心沥血铸造的庞大工程，是你们拼命为了补救而编写出的史诗巨作。

对始料未及的诠释难道一定要超出常理吗？

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事情，也一样能让人匪夷所思。

这是一个告知了结局也没有办法猜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故事，这是一本会让你在深夜反复思索的书。一些我们自以为隐藏的很完美的所作所为，真的会没人知道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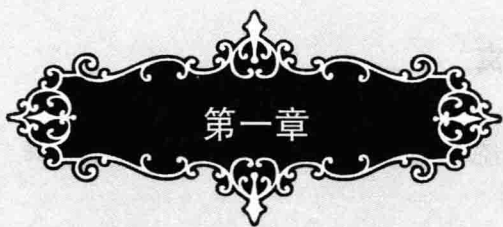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那祝你好运。

朱 威

2013 年 7 月 28 日



序	001
第一章 黑窝	001
第二章 不,这不是战争	017
第三章 获胜的一方登场了	033
第四章 回头见,亲爱的	049
第五章 神不知、鬼不觉	065
第六章 充满力量的扣杀	081
第七章 王浩还活着	097
第八章 岔路口	113
第九章 惊恐的对视	129
第十章 多么可笑的失误	145
第十一章 是这个男人,没错了	161
第十二章 她叫殷倩	177
第十三章 哼,男人	193
第十四章 尴尬的对视	209
第十五章 你得救了	225



第一章

T h e D e a d E n d 难 逃

黑 窝

《涅槃经》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

有人认为所有事情都是因果循环，也有人认为人生就是一种偶然。有太多形容因果的词语了，也有太多的人抱怨为什么恶人总是没有恶报。

事实上你的人生到底是存活在因果里，还是偶然里？

一个人的故事，应该很难说清楚吧。

在 312 国道江苏段附近，茂密树林里的泥土路荒凉地延伸着。这一段国道没有路灯，只有偶尔经过的车辆会带来些短暂的光线。

已经接近深夜十点了，来往的车辆寥寥无几。在漆黑夜空的包围下，是一个安静的夜晚。突然，不远处

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它穿透了这份安静，紧接着又是一个碰撞的声音。

一处土路的斜坡底部，停着一辆车牌号“苏 B0914”的白色面包车。车里没人，但是面包车主驾驶、副驾驶的车门和后车仓的拉门全都敞开着。发动机还在微微地发烫，看样子之前在车里的人并没有离开太长时间。

今夜有微风，这样安静的夜晚本来可以像一只熟睡的猫一样温顺。哪怕是这样荒凉的郊外，也能让人感觉到平和、远离喧嚣。可这原本还不错的环境，此时都被这不知什么原因出现的面包车给毁了。

这个白色的大金属盒子，在深夜的郊外显得十分扎眼。它冲出了土路，滑下了斜坡。通过面包车行驶的路线来看，它应该是在开到这里之后，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而失去了控制。

草地上由于紧急制动而留下了长长的刹车印，暗示着刚才这里发生的惊险场面。面包车滑出了路面，顺着道路旁边的下坡冲了下去。最终撞上了一棵枯树，停在坡底。

现场的一切都在讲述着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可惜此时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们全都不在现场。在那敞开的副驾驶车门上，还有些残留的血迹。

是它撞到什么人了吗？

不对，那血迹是来自于车门内侧的。

与此同时，就在这辆面包车附近的树丛里，一个男人正在拼命地奔跑。

当一个男人以生死为目的追逐目标的时候，那因兴奋而膨胀的肌肉、凶狠的眼神，就像是一头正在捕猎的猛兽。相反就像现在这个正在奔跑的男人，他正在 312 国道附近布满山木的荒郊没命地跑着。今晚的月光本来就十分吝啬，现在更是被茂密的树木分解地支离破碎。

豆大的汗珠顺着这个男人的脸颊滑落，慌乱中他甚至来不及观察一下前面的路线。现在他根本没时间理会脸上那因为恐惧和紧张而抽搐的肌肉、右半张脸擦伤的麻木、背上刀伤的割裂、右半边身体火辣辣的疼痛，还有双腿那酸麻的肌肉。

这个男人现在都顾不上。

他只是拼命地朝树林深处跑，粗重的喘息淹没了身边所有的声音。现在他的狼狈相，根本就被那猛兽追逐的猎物。

这个男人正在逃命。

如果现在有时间思考，他一定会后悔自己制订了一个自以为完美的计划。如果当初没有做出那个选择，那他现在绝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第二天上午，市刑警队队长张彻走进了警局的审讯室。在审讯室里，一个带着手铐的男人坐在铁栏内的椅子上。他是张彻正在调查的一起绑架杀人案主要的、也是目前落网的唯一嫌疑犯。这起案件的受害者是一名三岁大的男孩，尸体也是刚刚发现的。

张彻表情严肃，走过来坐在了男人的对面：“昨天晚上二十一点至今天凌晨三点左右，你在哪儿？”张彻问。

“……”男人的视线，一直锁定在自己手上的手铐。听到这句

问话之后男人的视线移上，看着张彻，并没有说话。

张彻见对方没有回答的打算，于是接着问：“312 国道西侧两公里的仓库，知道吗？”

“……”男人警惕地盯着张彻，仍然没有张嘴。

张彻等了他两秒，继续发问：“赵振业，认识吗？”

男人面露难色，像是充满疑惑：“不认识。”他犹豫地开口。

“不认识？那他为什么会有你的电话号码？他找你有什么事？”张彻拿起了手边的一部手机，举到了男人的面前。

男人又回归到了沉默状态。

张彻把手机重新放在了桌子上，用锐利的眼神盯着面前的这个男人：“车牌号苏 B0914 的白色面包车，你总认识吧。你说你不认识受害人，但受害人的父亲从十天前开始就有和你的通话记录，怎么回事儿？”

面前的这个男人皱了一下眉，还是看着张彻，没有说话。

张彻冷笑了一下，接着说：“最好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们在面包车上发现了指纹、鞋印和一些头发，你是等化验对比结果呢，还是现在就交待。”

听见这句话，男人有了很明显的情绪波动，犹豫地开口：“我要做污点证人。”

张彻蔑视地笑着：“污点证人？拍戏啊？少看点电影，多学点法律。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老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男人低下头犹豫了一下，然后他再次抬起头：“我只负责开车。”

.....

“Dark Den”，是一间颇受欢迎的酒吧。经常出入这里的人都叫它“黑窝”，或者“DD”。不过叫来叫去，大家都觉得“黑窝”顺耳，也符合这里的本质。

这里并没有很精彩的表演，酒也不见得比其他地方的好喝，但每天晚上都有很多固定的顾客来捧场。常客自然有常客的道理，那些熟面孔并不是因为对这里有着特殊的感情，而是因为在在这里，可以结识一些有求于他们的陌生人。

对于一些有着特殊需求的人来说，在“黑窝”里逗留的人，是有本事满足这些特殊需求的。如果谁想借助一些人的胆量或技巧完成某件不可告人的事情，来“黑窝”是最好的选择。一句话：“黑窝”就像是一个为偏门设置的人才市场。

就在那名绑架杀人案的嫌疑人落网八天前的一个晚上，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了“黑窝”酒吧。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叫陈涛，他的实力在最近两年逐渐地壮大。跟着他混饭吃的小混混起码有二三十人，是个已经自立名号的人物。

陈涛站在门口朝酒吧里面扫视着，他正在找人。跟在他身后的那个男人低着头，阴沉着脸。很快，陈涛看见了一个人就坐在吧台边上。陈涛招呼着身后的那个男人跟他一起走过去，他们也来到了吧台，坐在了那个人的旁边。

“有生意介绍给你。”陈涛拍了拍那个男人的肩膀。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王浩，他也是“黑窝”这个人才市场中求职的一员。大部分来这里的人都是碰碰运气，而王浩则比其他人显

得更更有把握。他现在是“黑窝”里的红人，这里的人都在传王浩那引以为傲的能力。

王浩对撬锁有着出色的天赋，无论是常规的门锁、车锁，还是电子锁、防盗锁，甚至连保险柜对于王浩来说都构不成威胁。凭借这个“能力”，他在“黑窝”很受欢迎。

王浩是认识陈涛的，却没见过今天跟陈涛一起来的这个人。王浩没说话，上下打量着陈涛带来的这个男人。他大概四十岁左右，一米八的身高，高瘦的身材，长脸，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已经有白发发了。

“这是王浩，”陈涛向身后的男人介绍，“开锁最棒了。”然后陈涛又转过头冲向王浩：“这是我兄弟，别耍花样。”他扔下一句警告式的话后就转身离开了，剩下王浩和这个男人。

“听说你很有办法？”那个男人问。

王浩微微一笑：“我是倒垃圾的，谁家有垃圾喊我去倒，我倒是乐意帮忙。”

.....

就在那名嫌疑犯落网两天前的晚上，蒋胜新村对面露天大排档里三个男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那场面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朋友的聚会，并没有什么特别。

桌子上放着几盘炒菜和几瓶刚打开的啤酒，桌子旁边的地上已经摆放了几个空的啤酒瓶子。天气已经不是很热了，但是他们还是叫了冰的啤酒。凝结在酒瓶上的水珠耐人寻味的生长着，时不时会有成熟的果实顺从地滑落。

葛凡将自己杯子里的啤酒一饮而尽，坐在他身旁的魏辰皱着眉，表情严肃。

魏辰用力地吸了一口手中的香烟，再将肺里循环了一遍的烟呼了出来，看着对面的人。对面坐着一个面带微笑的男人，那就是王浩。

王浩从这次聚会的一开始就没怎么说话，他微笑着，若有所思地盯着一滴滴从酒瓶上部滑落的水珠。他的心里思索着，猜想接下来的事情会不会像这水珠一样，同样伴随着计划顺利地发展，然后尘埃落定。

今天王浩约魏辰和葛凡出来吃夜宵，他们认识才两天，但这两天他们几乎一直泡在一起。今天晚上的感觉就像是久违的老友再次重逢，既可以无话不谈，却又似乎没什么太重要的话可说。

终于，在眼前这瓶脾酒的最后一点填进杯子的时候，王浩把面前的酒杯推到旁边，向前探了探身子，把两只胳膊倚在了桌面上，支起左手。

那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点燃的香烟，大拇指顶住了自己的额头，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目光横扫面前的两个人，试探性地问：“大生意，做么？”

说这话时王浩的语气显得有些神神叨叨，这句询问中带着一丝故弄玄虚地挑逗。

“什么生意？”葛凡很感兴趣，他一边问着一边又开了瓶啤酒，给自己倒满了一杯。

魏辰用余光瞄了一眼葛凡，又将视线转向桌子上，没说话。其

实魏辰很好奇，他不知道这个没什么正经职业的王浩为什么从认识到现在一直都出手阔绰。看他的样子并不是什么富家公子，所以他嘴里所说的大生意，一定不那么简单。

王浩用力地抽了一口烟，伴随着烟从他嘴里呼出的时候，一个词儿也从他的嘴里顺道溜达了出来，那几乎像是嘟囔出来的：“绑票。”

那声音实在是轻，但是却狠狠地砸进魏辰和葛凡的意识里。

“绑……没开玩笑吧？”葛凡差一点把那个词儿嚷嚷出来，然后他又马上压低了声音。

“做不做？平分。”王浩的身体向后仰，靠在椅子上傲慢地看着面前的这两个人。

王浩对自己刚刚说的那件事情很有信心，他确定面前这两个人一定愿意加入到这个计划中来。通过这两天的接触和了解，王浩已经多多少少摸清了这两个人的底细。

据王浩了解，这两个人都是麻将馆看场子的，那个叫魏辰的在近段时间也不知道遇到了什么倒霉事儿，手头上很缺钱的样子，这是一个值得利用的机会。

王浩想，自己所提供的这笔生意收获颇丰，就算一开始他们认为风险大不打算加入也没关系，只要是对这个“生意”充满好奇就足够了。因为自己制定的一个相当出色的绑架计划，这将会让魏辰和葛凡欲罢不能，他们不可能放弃这个发财的机会。

王浩早就开始酝酿这个计划了，这两天他故意表现得很大方，在得知魏辰现在很缺钱的时候，还掏出一千块钱给他，并时不时地暗示这两个人他的钱来得既快又容易。王浩也确实对这两个人说

过自己并没有工作，不过他有着一个足以丰衣足食的收入来源。王浩曾经跟他们说过：自己偶尔会“接一些活儿”。

王浩很清楚这无意识地挑逗已经开始让魏辰和葛凡蠢蠢欲动了，“接一些活儿”这个词儿足以在两个人的心里灌满好奇。

什么活儿？

怎么接？

怎么一个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单靠所谓的“接活儿”就能活得如此潇洒？这简直太让他们两个羡慕了，尤其是最近他们的状况、更准确地说是魏辰的状况实在是太糟糕了。

葛凡曾经试探性地询问过王浩嘴里的“接活儿”到底是个什么差事，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一直想掺一脚。而魏辰却从来没有开口询问过，这是在王浩的意料之中的。虽然王浩和这两个人认识没多长时间，但是他们不难看透。

葛凡没太多的心眼儿，不过他并不是个胆小的人。只要你愿意带着他，杀人放火他都肯打头阵。相比之下魏辰就更有心计，他冷静、沉着，处理事情周到、全面。

拿这段时间两个人的不同反应来看，就能看出魏辰的心机和耐心。实际上对于这“接活儿”的事儿，他比葛凡更加的好奇。

葛凡的频繁询问有可能是单纯的兴趣，谁都想有赚钱的机会。而魏辰的沉默并不是因为他没兴趣，相反这个举动恰恰证明了他内心欲望的飙升。

魏辰当然不会轻易开口，他非常清楚一旦开口自己就会像一枚棋子一样任由王浩摆布。那个时候王浩就是将军，而自己就是

一名阵前的士兵。必须对长官的吩咐做到马首是瞻，魏辰当然不愿意这样。他在欲擒故纵，等待王浩亲自开口发出邀请。

那样的话他们三个人就会是搭档关系，他们组成了一个团队。一旦“接活儿”就得一起商量，共同决定。开口与不开口的区别，失之毫厘，结果却完全不一样。王浩早就料到了魏辰的野心，所以刚才有关于这绑架的细节他都没有说。

什么时候？

在哪儿？

绑谁？

怎么拿钱？

如何交人？

王浩有太多的诱饵可以利用了，但是他却只字未提。只是把两个人最关心的事情放在了最前头，就是那句“平分”。

实际上团队协作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件极难做好的事情。光有能力和以身作则是远远不够的，互相配合和事后的利益分配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完整的团队定义就是：其中的成员缺一不可。

既然每个成员都这么重要，团队共同谋得的利益在事后的分配上就要十分谨慎。否则这个团队就会很容易分崩离析，甚至会反目成仇。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关于团队的矛盾都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当导致的，领导者觉得自己领导有方，理应多得；团队成员觉得自己任劳任怨，不该如此卑微。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觉得吃